



鷹嘴麻雀

YINGZUIMAQUE

王愈奇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鹰嘴麻雀/王愈奇著. —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

2001.10

ISBN 7-80504-817-7

I. 鹰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1157 号

鹰 嘴 麻 雀

王愈奇/著

出版人/刘文君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)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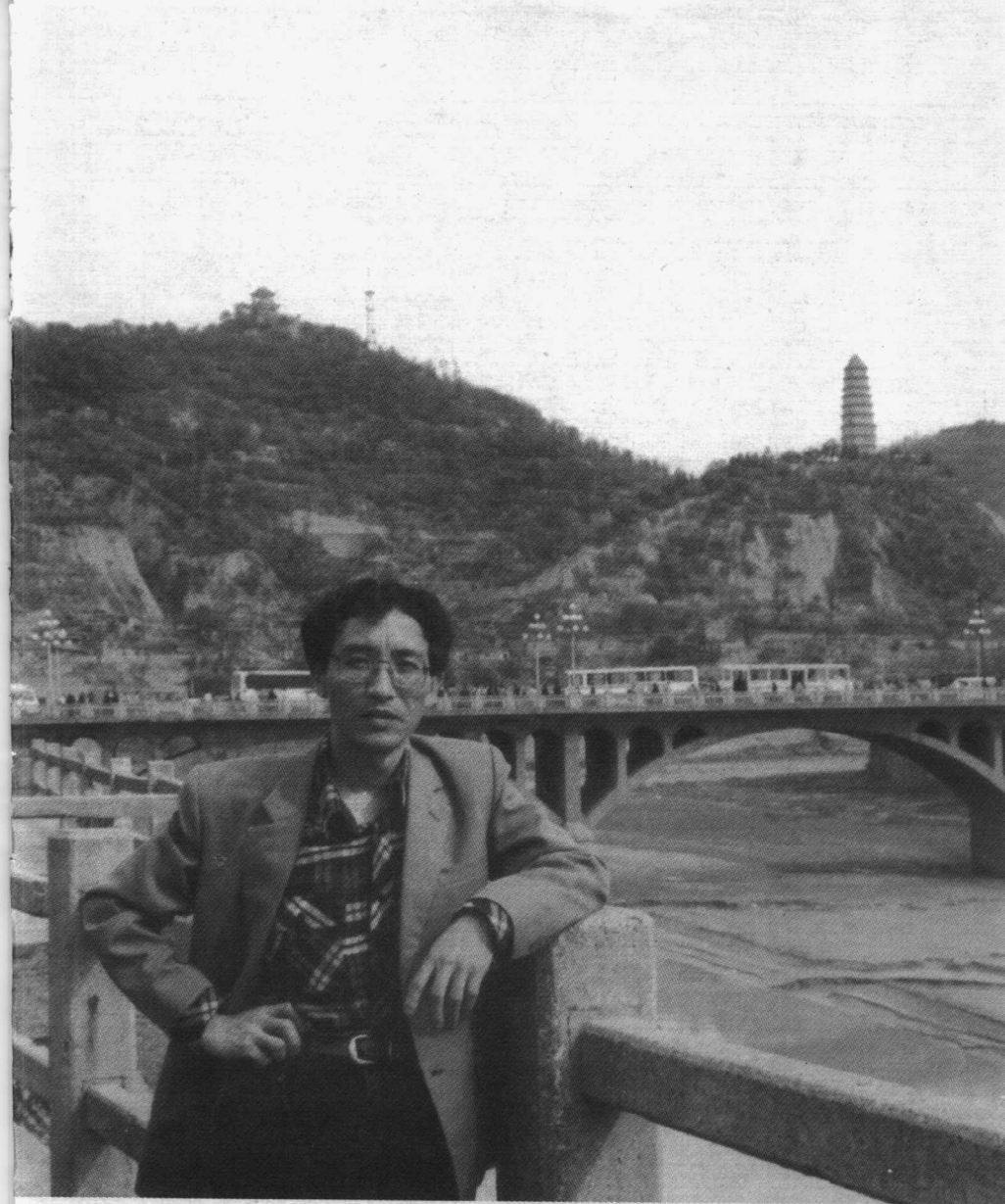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375 插页 2 字数 200000

2002 年第 1 版 2002 年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000

ISBN7-80504-817-7

I·175 定价:18.00 元



王愈奇近照

此书描写了三十年代北京南城一条街上所发生的事情。

作者着力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原生状态——

照相馆掌柜的奸诈,冷酷;

小油盐店老板的困苦而忠厚善良;

天桥小戏子的艰难无奈;

洋车夫的穷困与悲壮;

上报访员的卑鄙和愚蠢……

此书的故事跌宕起伏,京味语言流畅简洁,人物刻画鲜明生动,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氛围,因此也就有了让人阅读下去的强烈愿望。

——题 记

第一章

1

门少爷把要饭的篮子扔在脚下，抱住膀子，满有兴味地看着崔六爷提着裤腰带在云昌门口转悠。旁边已经围了一群人。全贵站在台阶上，冷着脸瞅六爷，忽然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六爷，甭瞎转悠了，要真打算上吊，您头顶上就有个木头橛子！”

六爷睁着昏花的老眼瞅那橛子，瞅出了一脸的呆愣，仿佛定住了似的，半天不动。

门少爷走过来，也瞅那橛子，脸上颇有些真诚，冲六爷说：“上回吊也不容易，显着高了点儿。我帮你挂上去，活着跟死了一样！你这么死了，他省下一百块大洋，没准儿还能赏你副好寿材！”

崔六爷掉过脸，瞪他，猛的一嗓子，带着劈音儿，字字都像是从牙缝儿里咬出来的：“连叫花子也敢拿我取笑！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？！”

“王法？！”门少爷脸上的五官皱在一起，又猛地爆开，裂出的笑就显得很灿烂，说：“有钱就是王法！我阔那会儿，满街的人都愿给我当孙子！你甭怨这世道，你得怨你自个儿！”

门少爷是真阔过，年轻时，吃喝嫖赌，所有能糟蹋钱的事无



门少爷把要饭的篮子扔在脚下，抱住膀子，看崔六爷提着裤腰带在云昌门口转悠，围一群人，全贵站在台阶上——崔六爷摔过脸说：“连叫花子也敢拿我取笑，还有王法吗？”“王法？！”门少爷脸上的五官皱在一起，又猛的爆开，裂出的笑就觉得很灿烂，说，“有钱就是王法！我闹那会儿，满街的人都愿给我当孙子！你甭怨这世道，你得怨你自个儿！”

所不精。一个蝓蝓罐儿，二百块大洋，门少爷买来玩儿了两天就敢送人。那时他爹还活着，还吃着皇上的俸禄，一改成民国，他家的俸禄没了，让老爷子痛心，既可惜大清的玩儿完，更恨逆子的不孝，知道往后的日子已没什么指望，忧心生气，一病不起，没几天就扔了命。门少爷少了个爸爸，却多了更多的自由，糟蹋钱的本事只增不减。那时四城里谁不知道门少爷阔气！他却从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银子，总以为家里还存着座金山。等债主们在家里挤成了疙瘩，他才明白祖上传下来的那几个铺子，早成了空架子，干赔不赚。没辙，甬看今不如夕，大方惯了的门少爷，还债也不小气，眉头不皱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，利利落落的打发完债主，自己也成了穷光蛋。穷了的门少爷虽已再不能由着性儿花钱，却舍不得扔了过去的气派，上回街，只要怀里还有一块大洋没花净，就是进了家门，他也会蹦出去，不是去坐茶馆，就是去天桥看戏，非让怀里一个大子儿没有才心里痛快。这本事轮到跟谁过，谁也受不了，熬不下去的媳妇儿带着孩子跟人家跑了，门少爷并不可惜，什么样的娘儿们他没见过？！什么样的乐子他没玩儿过？！没了媳妇儿他更省心！没饭吃时，他既不想做买卖，也不想干点力气活儿，能想得起来的，就是要饭。他喜欢要饭，只要不顾惜脸面，那也算是饭来张口！

平时门少爷在四城里转，转够了，到南横街上来落脚。百十年前，这条街上的店铺，十有二三是一家开的。南横街上的掌柜们顾惜他家以往的名声，多数不让他苦要，只要见他在门口一晃，便打发伙计端出吃食儿来；心再善的，会请他到铺子里坐坐，顺便找几件旧衣服给他。这时的门少爷礼貌周全，决不讨厌，稍微歇歇，拿上衣服就走。遇见小气的主儿，门少爷也不胡闹，他冲铺子里笑的有模有样儿，再瞅瞅街筒子，猛的一扬脖儿，嗓子里

窜出来一串高音儿：“老……爷，赏……小的一口吃的！……”那声音抑扬顿挫，悠长婉转，似乎不是在叫街，倒像是在自家的后院儿里吊嗓子。这是他的本事，他没白听了那么多年的戏！内行的主儿说，单凭门少爷这一嗓子，就知道他在玩儿票上没少花了钱！逢到这时，再小气的掌柜也坐不住，满街的人都听着，看着呢！等您叫伙计再端出吃食儿，门少爷已经走了，掉屁股的时候甩下句话：“我要饭行，求人不行，您甭打算让门少爷求人！”

要饭要出了这德行，倒让好多人佩服。

门少爷要帮崔六爷上吊时，太阳正堵在街的西口，仿佛糊了的烧饼，紫红的光线没了热气，像快要被风干了的血，乱七八糟的抹在街面上，人影子在上面瘦瘦长长，歪歪斜斜，个个儿都像吊死鬼。云昌门口，被这种影子遮牢了。这不妨碍门少爷脸上的兴奋，他抓过六爷手里的裤腰带，绾个结儿，往橛子上甩。六爷睁着一双塌陷的老眼，愣怔怔的瞅他。

门少爷把裤腰带套住了橛子，扭着脖子说：“来呀，一钻进去，什么都踏实了！”

六爷光眨眼，不吭声儿。

“真打算上去，让伙计给你搬个凳儿！”门少爷说。

六爷的眼睛瞪成了核桃，却不知瞪谁，只好盯在墙上，半晌，吼道：“他姓肖的欠我一百块大洋，我死了，我找谁要去！”

“喊，想要钱就甭死，想死就甭要钱。你这叫瞎折腾！”门少爷说，看全贵一眼，笑笑，“冲进去，冲进去找掌柜的要去，橛子上能挂着银子？！”

全贵铁着脸说：“好好要你的饭，甭给自己找腻歪，想挨揍还不容易！”

门少爷冷笑，说：“什么掌柜，养什么伙计！放在二十年前，

给你八个胆儿，你也不敢跟我要这威风！要不是洋人的玩艺儿传进来，你家这铺子，还是我们门家的棺材铺哪！”

“可惜，你家的棺材铺早就没了。现儿如今，你给你自己还没攒齐那六块板呢吧！”全贵说。

门少爷不恼，笑着琢磨说辞，还没张口，崔六爷尖着嗓子冲全贵叫道：“你放我进去！”

全贵笑笑，口气变得极温和：“告您好几遍了，掌柜的不在！依我说，您要有胆子，您就抢了这铺子，比要钱更省心！”

“我打小儿是个良民！”六爷说。

“那您就怨不着我了，这年头什么都好，就是良民活不了！”全贵说。

2

六爷在外面闹时，云昌照相馆的掌柜肖占云，正坐在小客厅里，跟义德顺珠宝行的掌柜李世仁闲聊。李世仁是北平商会会长高静轩的拜把子弟兄，他边喝茶，边望着墙上那幅画儿，瞅个空子，赞道：“这蓝瑛的真迹，可算得上是稀罕物儿了！”

肖占云听见这话一愣，一笑，接住话茬儿说：“虽说稀罕，可也没花了我多少钱，从一家大宅门里淘换来的。李掌柜要是喜欢，过几天我派人给您送过去。”

李世仁摆手道：“您挂的好好儿的，送谁谁心里也不落忍，我可没那个意思！”

肖占云说：“您和我的交情，怎么也比一幅画值重，您就甭客气了！”

李世仁极喜欢收藏古人字画，尤其看见名人的东西，眼睛简直就离不了，听见肖占云这话心里十分高兴，嘴上却说：“肖掌柜太客气了，要不，我拿个别的物件跟您换？”

肖占云摇头：“那显得你我都太外气了不是！”

“您要说个价儿呢？”李世仁笑笑说。

“您和我的交情不是价儿上的事！”

李世仁又笑起来，说：“怪不得人家都说李掌柜厚道，跟您交往这几回，我算是觉出来了。得，您那么诚恳，我再推辞，倒显得咱们不够朋友。从今往后，您要用得着我，您就说话，我李某也是个喜欢为朋友帮忙的主儿！”

肖占云点点头说：“我还真有一件事想求李掌柜呢！”

李世仁稍微愣愣，细看肖占云两眼，见他满脸是笑，试探着问：“您遇上为难的事了？是官面儿上的？还是……”肖占云摆手：“您甭替我担心，说出来，您准比我还高兴！”

“那您还求我？”

“非您办不成！”肖占云说，“您知道，我那个闺女，今年十九了，还没寻下婆家，想让李掌柜给做个大媒。”

李世仁心里猛地轻松下来，稍愣愣，大笑起来，说：“好事儿！好事儿！我李某人就喜欢当月老儿！不知肖掌柜看上了哪家的少爷？”

肖占云沉吟一下，说：“听说，高静轩的少爷还没娶亲？”

李世仁皱眉，又细看肖占云一眼，心里有些别扭，说：“倒是还没有，高静轩也常为这少爷发愁。只是……虽说他一表人才，也有学问，可……肖掌柜，您没听说过高少爷的情形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肖占云说。

李世仁不再吭声，两眼愣在肖占云脸上了。他可万万没想到，肖占云会有这样的主意！

高静轩的独子高世林出车祸之后，住了半年医院，出来，只剩下了个屁股和两段三寸长的腿根儿。凡是女人，再不好，也不

肯嫁给这样的男人，尽管他家里有钱有势；但凡是当爹的，只要还有点儿人心，也不会想把自己的亲闺女送进这样的宅门。李世仁弄不清肖占云想干什么？诧异之中，犹豫了半天，才苦笑笑说：“高少爷可是个残人！”

肖占云说：“我琢磨过了，只要高静轩当着会长，只要他儿子活着，残人也是人！”

李世仁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要说做月老儿，我是十分愿意，巴不得替高静轩办件好事儿。可是，不知肖掌柜征求过令千金的意见没有？再怎么着，这也是她一辈子的事儿！弄不好，唉……我觉着，只要说了，会长准乐意；可要是过后咱们再反悔起来，甭说你我的脸上不好看，会长的面子上也过不去，好事儿可就变成了腻歪。我劝您再琢磨琢磨，真正的琢磨透了，再给我话儿也不迟。怎么说，您也是个掌柜，不是那吃不上，喝不上的主儿；令千金也不是那拿不出手的闺女！您再琢磨琢磨！真铁了心，我就说句话去，一准儿会长会高兴！唉，这说媒的事儿，您怎么就想着我了？！”

肖占云笑笑说：“还是非您办不了！我甭琢磨了，我铁了心都多少日子了，就他高家合适！不怕您笑话，我还怕人家高静轩看不上我们这小门小户呢！”

李世仁见他说的坚决，沉吟了一下，郑重地说：“您既有这话，我也就只好从命了。我估摸着，高静轩那头儿，不会有什么挑拣，咱们春莲到哪儿都能拿得出手来！”

给人家当月老儿的李世仁，此时的心里反而不快活，倒觉得自己像是在帮人家做贩卖人口的生意。他眯着眼看墙上那幅画儿，心里深叹口气，有点后悔收下了肖占云这礼物，正想张嘴再说什么，一个小伙计从门外闯进来，结结巴巴的说：“掌柜的，全

贵让我告诉您，通州来的崔六爷死活不走，他打算在咱们门口上吊！”

肖占云冲李世仁笑笑，说：“这老头子可真让人腻歪，年年来，年年闹腾，硬说我欠着他一百块大洋。我是借钱不还的人？！”掉过头又对小伙计说，“告诉全贵，他愿意吊就让他吊去，要是遇上七八个这样的主儿，我这买卖也就甭想干了！”

“他非要进来，全贵让我问问，叫不叫他进来？”小伙计说。

肖占云黑了脸，瞪小伙计，说：“这全贵也是个窝囊废！进来？我这里不是收容所！告诉全贵，先领他买几个烧饼吃去，省得他在门口碍眼！”

小伙计窜出去了。

李世仁不知崔六爷那事情的原由，不便答腔，只是胡乱点头，见小伙计走了，说：“肖掌柜，刚才咱们商量的事，回头我就跟高静轩说去，有了信儿，我立刻给您话儿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”

肖占云送李世仁出来，门口还围着一群人，他装做没看见。李世仁上车走远了，他才站到台阶上咳嗽了一声，目光落在崔六爷脸上，说：“六爷，我知道您今儿得来，可我就腻歪您今儿来！您知今儿是什么日子？今儿是清明，给鬼上坟的日子！您说，我就是欠着您的，我能不能今儿给您？！你是越老越混蛋了！怪不得你那小杂货铺关了张，它要不关张，老天爷也不长眼！”

崔六爷哭丧着脸，哀求说：“肖掌柜，我忘了今儿是什么日子，我光惦记着我那钱了。您给了我，我往后肯定不会再来！”

“等你明白过味儿，你再来，我肯定不会难为你！”看看全贵，肖占云说，“全贵，雇辆车，送六爷出齐化门，不到门脸儿，你甭回来！”说完进了里面，扔下一群人在背后嘀嘀咕咕，他全当没听见。

全贵低头瞅地，像在思量什么，半天，才冲六爷说：“听见没有？出齐化门，还得我陪着！我说您怎么就那么大的脸！回去琢磨吧，再来，可得挑个好日子，也省得我跟着您受罪！”说完去架六爷的胳膊。六爷挣歪，挣不动，带着哭腔儿说：“我从通州城里走着来的，还让我空着手儿回去，他姓肖的还有没有良心？！……好日子？！人一穷了，哪天会有好日子！……”

全贵不听他叨唠，硬把他架到辆洋车上，顺着街筒子走了。人们开始散去。

门少爷捡起破篮子，立在街中间呆望，脸上满是惆怅，又挪到墙根儿，往上一靠，慢慢顺墙出溜下去，舒舒服服地坐在地上，两眼就盯住了云昌的门口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敢情，欠着债的主儿也能发了财，这怕也是跟洋人学的！早知能这样，我凭什么还他们债？不还，这会儿我还是个财主！日他姥姥！人穷了就不是人了！”没人听见他的话，他只好自己笑笑，觉得嗓子里有点痒，猛不丁地就冲街筒子吼了一句：“哪位爷们儿……赏大爷……一口……吃的！”声音依旧抑扬顿挫，在昏暗了的街筒子里悠悠荡荡。太阳落下去了，紫红的阳光在树梢上一闪，消失在灰蓝的天幕里。街上很静，看不见人影，晚风在地上打着旋儿，刮到门少爷身上，他叹口气，将破棉袄使劲裹了裹，闭上眼，打算睡一觉。

3

三丁儿靠着小报吃饭，不是科班出身，笔头子上的能耐差，只好写捧角儿的小文章。天桥里的角儿们，十有八九跟他熟。三丁儿更爱捧坤角儿，尤其那些漂亮的丫头，只要让三丁儿发现，他就成了苍蝇，整天围着人家转。天桥的大棚和小戏园子，是三丁儿的饭碗，可是并不牢靠，常是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。穷，家里除了一张桌子、一条板凳和块铺板，再没招眼的东西。尽管如此，三丁儿出门时也要个排场，那是原则。

长衫，虽不新，也不太旧；脚上皮鞋，灰头土脸；脑袋上倒是光亮，没梳头油时，沾点唾沫来回抹，也比一点东西都不蹭强。三丁儿最爱看在天桥唱戏的妞子；最恨的是那些小报的编辑，他们太苛刻，常退三丁儿的稿子，让他晚上点灯熬油都换不来那十几个大子儿。要说再恨，三丁儿就只能恨那些开着铺子的掌柜们了。他认为无奸不商，尤其像肖占云这样的主儿。肖占云好像不待见三丁儿，在街上碰见，那眼神儿从没把他当成个人物，这就让三丁儿心里咬牙，恨不得能啃肖占云一口，啃不下肉，也得嘬出血来！若是论本事，三丁儿觉得肖占云并不比天桥那些唱戏的妞子们强，前几年他还是个学徒，忽的一抖就成了掌柜，而且是开着照相馆，银子弄得多了，并没照顾过三丁儿，甚至没请他吃过一顿饭，这让三丁儿好长时间都耿耿于怀。

那天，临近黄昏，三丁儿正在屋里写稿子，笔涩，烦得要命，忽听院子里的人们在议论有个老头子要在云昌门口上吊。三丁儿嘴上笑笑，心里一动，快活起来，扔下笔，琢磨，他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得去找肖占云聊聊，当然没工夫陪他瞎聊，他有自己的目标。

三丁儿胸有成竹的往外走，在大门洞里，撞上了陈半山。

陈半山刚出车回来，累了一天，一身的汗，一身的土。

三丁儿说：“嘿，拉车的，街上可有热闹了，瞅不瞅瞅去？”

“什么热闹？”陈半山说着使劲掸身上的土。

“有人要在云昌门口上吊！”

陈半山笑起来，说：“这年头儿，上吊的多了去了，那是人家活的不耐烦，有什么好看的！您有那工夫，我可没那闲心！”笑笑，又说“丁先生，我瞅您今儿怎么这么闲在。”

“闲在？”三丁儿撇着嘴说，“你们怎么都觉着我闲在！其实

一下午，我都在写文章。你拉车，你哪儿知道写文章有他妈多累！得，我也甭跟你说那些你不懂的了。不去是不？我得瞧瞧去，瞧完了热闹，下馆子，吃饱了听戏！知道不知道天桥又来了个唱蹦蹦^①的妞子，小模样不错，嗓子也好，求着我给她写篇文章！”

“吹呗！”陈半山说，“你给她吹好了，兴许戏票就多卖点儿；再好呢，没准儿哪个财主能看上，她这一辈子就算有了着落，也算你积了德！”

“就是！”三丁儿说，“只要我给她那么笔上生点辉，她在北平城里就算红了！您说，我要把她捧红了，她得怎么感激我？”

陈半山笑，说：“这还用说吗？跟你睡觉！”

三丁儿说：“这就是拉洋车的没德行了，一点都不斯文！就是想跟人家睡觉，也不能说睡觉，那叫相好！懂不懂？我也甭跟你扯闲篇了，真不瞧热闹去？”

陈半山摇头，在外边跑了一天，累得要死，回家还得给瞎娘做饭，他怎么会有闲心去看人家的热闹！

三丁儿见陈半山死活不去，又说：“嘿，跟我去，弄了钱，我请你下馆子！”

“今儿阔了？”陈半山笑着说，“您从来都是个蹭食儿的主儿，没见您请别人下过馆子！”

三丁儿不吱声，他懒得再跟陈半山说什么，嘿嘿的笑着，扭头走了。在三丁儿眼里，陈半山只是个臭苦力，光知道拉车，吃窝窝头，喝凉水，跟他这个指着文章吃饭的人没法儿比！

从大杂院里出来，三丁儿不慌不忙地朝云昌走，在三官庙前

① 蹦蹦即俗称蹦蹦戏，亦称为评戏。

面，碰上了金二爷。金二爷说：“丁先生这么闲在，是上哪儿啊？”

三丁儿想说去看热闹，忽然改了口，说：“找个朋友谈点文章上的事，然后，人家请我听戏。”

金二爷是旗人，往年的日子有根有底儿，吃过见过，什么都比三丁儿强，三丁儿不敢拿二爷当陈半山，更不敢跟二爷吹捧角儿的事。所以，说完了就想走。二爷却没要走的意思。二爷喜欢听戏，不喜欢干事由，这就叫他真正的比三丁儿闲在。眼下的日子，论不上阔，却也吃喝不愁，隔三差五的上前门外的戏园子里听戏，也去过天桥，那得看谁唱，还得有真格的本事。二爷的嗓子不太好，耳朵可是灵得厉害。

金二爷听三丁儿说完，脸上带了笑，又细瞄他一眼，再笑笑，心里对他有点琢磨，说：“哪儿啊？不会是路北吧？天桥？天桥的‘万胜轩’？”

三丁儿不吭声儿。

万胜轩在天桥是数一数二的戏园子，珠市口以南的角儿们，都在那里唱过，但和路北的戏园子比起来，还差一个等级。路南的演员能混到路北的台上去，才算有了真正的身份，在普通人眼里，才能算个真格的角儿。天桥的戏园子，再好，都有点下三烂或野台子的味儿。

三丁儿听二爷那口气，知道他没把自己的“看戏”放在眼里，便拉长了声儿说：“朋友请我，哪儿能去天桥啊！万胜轩再好，朋友也不能请丁先生去那等的地方，是请啊，二爷！请……”

二爷不等他说完，抻着脖子问：“莫非是广和楼？今儿晚上，广和楼倒是有余老板的戏。丁先生也敢去广和楼了？！行！丁先生您要是捧开了广和楼的角儿，您可就算正经的行家了！”

广和楼的位子，离三丁儿太远了，余先生的戏，一块大洋一

张票，不是他兜儿里能装得下的东西，这叫三丁儿咬牙，压着嗓门说：“二爷，广和楼的角儿好，我听着可觉着没劲，留着给别人捧去！”

“您说什么?!”二爷歪着脑袋，直瞪三丁儿的脸，仿佛三丁儿贬低了他的祖宗，“您说广和楼的角儿没劲?! 您可真敢开牙! 人家到底请您去哪儿啊?”

三丁儿知道自己蒙不了二爷，不跟他说明白了，他会没完没了，三丁儿“嘿嘿”的笑笑，说：“实话告诉您吧，丹桂，那儿来了个新角儿，脸盘子好，身段儿也漂亮，不张嘴就能得个满堂彩，您说我不去捧捧人家，对得起谁呀!”

二爷也笑，仿佛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那倒是，至少对不起您自个儿！我明白了，您是去听蹦蹦儿！丹桂就不会演别的！蹦蹦儿也算戏！您多会儿听说蹦蹦儿也算戏？我就知道丁先生是逗我玩儿呢！得，您忙去，您忙您的去！”

在金二爷眼里，除了京剧，别的都不算戏。尤其蹦蹦儿，那简直是狼叫唤！跟您废了半天话，敢情您是去听蹦蹦儿，这让二爷心里别扭，使劲咳嗽了阵嗓子，哼哼了两声，也没叫三丁儿听清都说了什么，就扭头走了，扔下三丁儿一个人在那儿叨唠：“嘿，旗人就这德行，有皇上时，数你们大；没皇上了，还数你们大？改了年头啦！把您从大宅子里，改到大杂院里来了，您还摆这穷架势！广和楼倒是见天儿上名角儿的戏，可没见您见天儿听去！”

二爷没听见三丁儿的话，就是听见了，也不会说什么，他从来不跟别人斗气。